

# 母親的奔跑

郭松棻

麥田出版

# 奔跑的母親

想像台灣<sup>1</sup>

## 奔跑的母親

作者／郭松棻

主編／陳芳明 王德威

責任編輯／姚明珮

發行人／涂玉雲

出版／麥田出版

台北市信義路二段二二三號十一樓

電話：886-2-23517776 傳真：886-2-23519179

發行／城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

台北市愛國東路一〇〇號一樓

電話：886-2-23965698 傳真：886-2-23570954

郵撥帳號：18966004 城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

網址：www.cite.com.tw E-mail:service@cite.com.tw

香港發行人／城邦（香港）出版集團有限公司

香港北角英皇道310號雲華大廈4/F，904室

電話：25086231 傳真：25789337

馬新發行人／城邦（馬新）出版集團有限公司

Cite(M) Sdn. Bhd. (458372 U)

11, Jalan 30D/146, Desa Tasik, Sungai Besi,

57000 Kuala Lumpur, Malaysia

電話：603-9056-3833 傳真：603-9056-2833

E-mail: citekl@cite.com.tw

印刷／凌農企業有限公司

初版一刷／二〇〇二年八月一日

售價／二六〇元

版權所有・翻印必究 (Printed in Taiwan)

ISBN / 957-469-990-0

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

奔跑的母親 / 郭松棻作 . -- 初版 . -- 臺北市 :  
麥田出版 : 城邦文化發行, 2002 [民91]  
面 ; 公分 . -- (麥田小說 ; 35)

ISBN 957-469-990-0 (平裝)

857.63

91002289

## 目次

冷酷異境裏的火種 王德威

3

月印

13

奔跑的母親

113

草

139

雪盲

165

今夜星光燦爛

217

流亡的父親·奔跑的母親

許素蘭

277

# 奔跑的母親

想像台灣 1

## 奔跑的母親

作者／郭松棻

主編／陳芳明 王德威

責任編輯／姚明珮

發行人／涂玉雲

出版／麥田出版

台北市信義路二段二三號十一樓

電話：886-2-23517776 傳真：886-2-23519179

發行／城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

台北市愛國東路一〇〇號一樓

電話：886-2-23965698 傳真：886-2-23570954

郵撥帳號：18966004 城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

網址：www.cite.com.tw E-mail:service@cite.com.tw

香港發行所／城邦（香港）出版集團有限公司

香港北角英皇道310號雲華大廈4/F，904室

電話：25086231 傳真：25789337

馬新發行所／城邦（馬新）出版集團有限公司

Cite(M) Sdn. Bhd. (458372 U)

11, Jalan 30D/146, Desa Tasik, Sungai Besi,

57000 Kuala Lumpur, Malaysia.

電話：603-9056-3833 傳真：603-9056-2833

E-mail: citekl@cite.com.tw

印刷／凌農企業有限公司

初版一刷／二〇〇二年八月一日

售價／二六〇元

版權所有・翻印必究 (Printed in Taiwan)

ISBN/957-469-990-0

## 冷酷異境裏的火種

王德威

「現在你在台北很難找到這樣燙手的心了。」——〈向陽〉①

六〇年代的台大外文系，曾經是台灣文學現代（主義）化的重鎮，作家如王文興、白先勇、陳若曦、歐陽子、王禎和等，都出身於此，日後也都自成一家。與這些作家所得到的重視相比，郭松棻毋寧是寂寞的。這也許是因為郭在六六年赴美後，基於種種原因，少與台灣文壇聯絡；更可能的是，他一向惜墨如金，非有佳作，絕不輕易出手。但在新世紀回顧過去數十年的台灣文學版圖，郭松棻的作品早已成為重要座標。

郭松棻的創作始於一九五八年。在台大期間，除了浸潤於歐美文學外，他顯然深受存在主義的影響。之後他參與劇場、電影活動，也曾涉獵藝評。他對文學、藝術的熱愛當然反映了個人才情，而他的家學淵源——父親郭雪湖先生為台灣畫壇前輩——想來也有以致之。即在此時，一脈不安的、反叛的衝動，顯然已積蘊在作家心中。一九六六年郭松棻赴加州柏克萊大學攻讀比較文學，數年之後，他投身保衛釣魚台運動，夙夜匪懈，終致放棄了博士學業。



今天台灣的政治如此正確光明，當年海外的民主鬥士，多已修成正果。相形之下，另一批為了愛中國而保釣，不惜孤注一擲的異議分子，才更有無可如何的蒼涼吧。那場運動來得急去得快，當新中國的政治急轉直下，當新台灣的前途躁動喧嘩，這些曾懷抱理想的運動者，回首前塵，要怎麼樣清理他們的心事？我在他處（〈秋陽似酒〉）；《眾聲喧嘩以後》，曾經提過，保釣運動也許使日後留美學人錄上少了幾個名字，但卻成就了一批極優秀的作家。郭松棻，還有劉大任、李渝等，正是其中的佼佼者。由絢爛歸於平淡，他們將過往的政治激情化為紙上文章，其跌宕沉鬱處，非過來人不能及此。更重要的是，藉著文字的淬鍊，他們展現一種老辣內斂的美學。這一美學兩岸的作者無從比擬，因為包含了太多海外的情愫因緣。也藉著這一美學，他們以往激進史觀、抱負後的幽微面，才漸漸顯露出來。

一九八三年起，郭松棻開始推出一系列的作品，從短篇如〈向陽〉、〈含羞草〉初篇、〈機場即景〉等，到中篇如〈月印〉、〈月暈〉、〈雪盲〉等，頗得行家好評。郭行文運事凌厲精準，〈月印〉、〈雪盲〉等作構思繁複，寄託深遠，但修辭上的寡談骨感卻一如電影劇本的分場鏡頭。尤其可以注意的是，他的作品絕少提到釣運種種，有的反而是台灣早期的歷史創傷，或浮世人生的倫理糾結。彷彿經歷了一場大考驗，他反能從其中抽離出來，轉而思考更曲折廣闊的生命面相——事過景遷，一切盡在不言之中。比起兩岸各色傷痕反思文學的涕淚吶喊，郭松棻的選擇，仍有他毫不妥協的姿態。

郭松棻對他自己創作的期許與警醒，在中篇小說《論寫作》（新版改名為《西窗紀事》）裏表露無遺。這篇小說的主人翁原是個年輕的畫師，因為瞥見一個窗口內婦人的容顏，而觸動寫作的靈機。他日夜琢磨，一無所成，那裏知道這才是劫難的開始。由台灣到美國，由勤奮到淪落，由青年到中年，作家矢志「把生命剔出白脂，苦心找尋找著一種文體。」他歷盡千言萬語，但那至美的文學窗口不曾為他打開。他終於患了失語症，並住進精神病院。這篇故事於是有了寓言意涵：創作是畢生的折磨還是聖寵？語言是一種玄機還是一種咒詛？小說高潮，作家的母親出現在母子相認中，那久久的擁抱到底帶來狂喜的真相，或是絕望的最後徵兆？

《論寫作》的內容當然遠較此複雜，而郭松棻前此已以《寫作》為名，寫了一則類似短篇，兩個故事中的作家對寫作的我執，與寫故事的郭松棻對敘事形式的斤斤計較（剔除白膩的脂肪，讓文章的筋骨岫立起來！）②，形成後設的對應。篇名《論寫作》也因此有了自我反射的意義。不錯，以寫作「論」寫作，郭松棻剔脂除肉，他所追求的就是禁欲的絕對的精氣神。「一個標點符號放對了位置，就會令人不寒而慄。」③當寫作直指本心，它其實已是帶有宗教意味的考驗；當寫作排除人間煙火，它召喚形銷骨立的純粹美學，或更詭異的，召喚為求全而自毀的沉默——與死亡。

我因此認為郭松棻是少數中文作家中，如此生動體驗現代主義「骨感」美學的能手。那位談論「沒有主義」的高行健，其實還差得遠。寫《家變》與《背海的人》的王文興才堪與郭相提並論，而我仍要說郭的「潔癖」更較王有過之而無不及。八三年以後，郭松棻也推出不少有關歷史

與倫理變相的作品，如〈向陽〉與〈月暈〉寫婚姻關係與暗潮，〈奔跑的母親〉、〈那嘩嘩的腳步〉、〈機場即景〉寫親情感應與變調，〈月印〉寫二一八與白色恐怖，〈草〉及〈雪盲〉寫異鄉感時憂國症候羣等。其中尤以〈月印〉及〈雪盲〉揉合了幽遠的家國情懷，存在主義式的荒謬衝動，還有精緻的意象、修辭架構，最值得我們的注意。〈月印〉中的少婦在荒蕪的殖民歲月裏照顧孱弱的丈夫，無怨無悔，卻因為戰後的政治風暴，斷送了丈夫的性命。〈雪盲〉中流浪的知識分子，不能忘懷終戰後的啟蒙歲月及鄉土深情，卻以極盡自虐的姿態，選擇寄身異鄉沙漠中的警察學校，「在風沙中沉落，……沉到底」④。

郭松棻筆下的人物有求仁得仁的原道意志，但他（她）們自暴自棄的勇氣同樣驚人。兩相抗拒，在在使我們驚覺人之所以為人的堅韌與不堪。究其極，這些角色耽於，或困於，一種決絕的生命情境，與《論寫作》那位失敗的作家並無不同。他們都在用肉體銘刻殘酷美學，遐想秩序的（不）可能。不論外表多麼冷漠寡歡或溫良恭儉，他們的內裏是熾熱的，充滿危機意識的；他們是一羣生活裏的恐怖分子。用〈向陽〉裏的話說，「他們要活得像一場暴政。他們都有一顆滾燙的心。他們對自己，就像對對方，都亮出了法西斯蒂。」⑤

這應當是郭松棻寫作美學的黑洞吧。他的政治立場是一回事，他最擅經營的其實是一種法西斯蒂的冷酷異境，狹小如〈機場即景〉中空礙的機場，浩瀚如〈雪盲〉中的美西沙漠，郭松棻的世界是天地不仁的世界，人與人間艱難的找尋溝通，最終必須退縮到蠶蛹般的自閉空間，一逕蘊積著救贖的絲／思索，百不可得。〈草〉裏那個緘默的，流落異國小鎮知識分子，磋砣歲月；他

最後卻以參與家鄉的抗議活動，身陷囹圄收場。〈秋雨〉側寫殷海光在世最後的日子，郭筆下的自由主義大師竟有了魯迅憤世者的身影，一抹犬儒的微笑死也不能讓人忘記。當然，誰又能忘記〈月暈〉中的婦人與丈夫作了多年美滿夫妻後，在他死後才了解一樁背叛的秘密——而她積極守靈，以迹近戀屍的姿態執行法定未亡人的義務，不，權力。郭松棻的人物憑凜然不可侵犯的意志來掩飾無可挽回的絕望。他們的極端表現一方面顯有存在主義式的，擇荒謬而固執的堅持，但另一方面也洩露一種「無限上綱」的法西斯蒂狂熱。

而我以為郭松棻最好的作品不斷回到這一難題。他用冗長的篇幅來寫寫作的不可為（〈論寫作〉），用深情關照人間世的無明（〈月印〉），用最理想主義的浪漫筆觸堆砌理想的虛無（〈雪盲〉）。他（及他的人物）所面臨的必然挫敗成為他美學的根源；一股頹廢的美感因而生起。作為冷酷異境的播火者，郭松棻其實很令我想到寫《野草》的魯迅：

當我沉默的時候，我覺得完美；我將開口，同時感到空虛。

過去的生命已經死亡，我對這死亡有大歡喜，因為我藉此知道牠曾經存活。

死亡的生命已經朽腐。我對這朽腐有大歡喜，因為我藉此知道牠還非空虛。⑥

而在〈今夜星光燦爛〉裏，郭松棻似乎有意為他這樣的僵局打開一條出路。故事裏的將軍曾闖蕩大江南北，親歷無數殺戮，卻也曾有過奇妙的頓悟機緣。晚年的一場政治事件使將軍失勢成

為階下囚，終被處死。這是一個極其肅殺的故事，寫盡歷史的不義與背叛。然而在等待行刑的最後日子裏，將軍思前想後，對家鄉、對妻子，甚至對他所不動於心的事物，生出款款柔情。遲來的了悟，使百鍊鋼化為繞指柔，將軍終能從容赴死。但與其說將軍與他的環境妥協了，更不如說他把畢生嚴整的紀律發揮到極致，因能轉為對生命——哪怕是生命最殘酷的部分——的包容。這包容需要多大的堅持！〈今夜星光燦爛〉一說是以二二八事件的「禍首」陳儀為原型。果如是，小說對法西斯蒂政治及美學的反省辯證，就更為耐人尋味。有關二二八的寫作已成了老生長談，但像〈今夜星光燦爛〉那樣逆向操作，而得出更為寬廣的歷史視野的作品，尚不曾見。

一九九七年夏，郭松棻突然中風，復建的過程緩慢，他何時能夠再執筆為文，還是未知之數。回顧所來之路，郭松棻可曾想到他筆下的情景：那黃昏河堤上迎向滿天蝙蝠的少年；那月夜看守亡靈的婦人；那陰陰冷笑著的垂死教授；那總是向後奔跑的母親；那羈留在荒漠中的知識分子；那等待死亡的將軍；還有那不斷的寫也寫不出來的作家……。他會感嘆吧：「現在你在台北很難找到這樣燙手的心了。」⑦郭松棻的美學曾召喚過萬里江山，他卻終在方寸之間，找到最艱苦的挑戰，與最可珍惜的寄託。

註：

- ① 郭松棻，〈向陽〉，《郭松棻集》，林瑞明、陳萬益主編（台北：前衛，一九九四），頁三八。
- ② 郭松棻，〈論寫作〉，《郭松棻集》，頁三九八。
- ③ 同上，頁三九七。
- ④ 郭松棻，〈雪盲〉，《郭松棻集》，頁一八五。
- ⑤ 郭松棻，〈向陽〉，頁二八。
- ⑥ 魯迅，〈野草〉題辭，《魯迅散文選》，楊澤編（台北：洪範，一九九五），頁九五。
- ⑦ 見註①。



## 目次

冷酷異境裏的火種 王德威

3

月印

13

奔跑的母親

113

草

139

雪盲

165

今夜星光燦爛

217

流亡的父親·奔跑的母親

許素蘭

277



